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參賽類別	小說組
作品名稱	原罪
<p>作品文章請填寫於此(標楷體，12號字體)</p> <p>如果你沒有得到你想要的，你會痛苦；如果你得到了你不想要的，你會痛苦；即使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也會痛苦，因為你永遠不能抓住它。——蘇格拉底</p> <p>九月的天空比以往藍的許多。</p> <p>晨曦順著拉開的窗簾布一路下滑，得寸進尺的由木地板爬上床沿。坐在窗前的女孩直愣愣的看向窗外一動也不動，彷彿要融進背景裡。</p> <p>一陣急促的電話鈴聲打破寧靜。</p> <p>正在憑窗發呆的夏宛臻猛然支起身，盯著床頭的電話上的顯示來電，踟躕良久才拿起話筒。</p> <p>「媽媽，怎麼這麼久才接電話？」夏宛臻聽見母親關切的聲音。</p> <p>她持著聽筒的手微微一頓，姣好的面龐掠過一片陰雲。卻仍對著話筒揚起愉悅的語調：</p> <p>「媽？您今天怎麼這麼早打來啊？」</p> <p>電話那端傳來婦人的聲音，夾雜著即使隔著一整個海峽都能感覺到的興奮，「容媽，你收到麻省理工學院的學術交流邀請函這是真的嗎？」</p> <p>夏宛臻笑答：「千真萬確，我親愛的媽媽。我昨晚才收到的。」</p> <p>「真是太好了、太好了……。」</p> <p>她聽見母親興奮的語無倫次起來，便道：「媽，其實我能有這樣的研究成果不都要感謝您跟爸嗎？要不是您全力支持我在他人眼中可笑的夢想，還把地下室改造成實驗室方便我研究，我哪能有今天啊？」她的聲音彷彿裝著滿滿的歡欣，但嘴角卻不見一絲笑意。</p> <p>「欸，媽媽，跟媽客氣什麼呢？再說了，這都是你自己辛苦研究出來的成果，媽哪裡幫得上什麼忙呢？」夏太太似乎被誇得有些侷促，「我跟你爸長年都在大陸工作，一直覺得沒能照顧好你跟你妹妹，但看到你這麼爭氣，我這個當媽媽的真是太驕傲了。」</p> <p>「媽，您千萬別這麼說。」夏宛臻誠懇的說，語氣真摯的讓夏太太隔著話筒卻彷彿能看到女兒站在眼前，握住她長滿薄繭的手，雙眸裡閃爍著粼粼水光。</p> <p>就在這時，電話那頭隱約傳來門鈴聲。</p> <p>「噯，肯定是你爸回來了，我得快點把這個好消息跟他說說才好。等等再打給你啊？」此時，夏太太只恨不得把這好消息昭告全世界。</p> <p>「好的，媽。再見。」夏宛臻乖巧答應。</p> <p>已經得到肯定答覆的夏太太匆匆掛斷電話。當然，也不可能看見彼端掛斷電話的女兒面龐上一閃即逝的如釋重負。</p> <p>當話筒傳來制式化的嘟嘟聲時，那一抹恰如其分的笑容迅速從夏宛臻臉上褪去。良久，她才發出一聲嗤之以鼻的輕笑：「呵。」</p> <p>她想起當初拿著成績單興高采烈的填上中文系的自己，父親的阻攔與母親的漠視就像一齣荒謬的戲劇般，諷刺的可以。</p>	
1	

「如果是姐姐，您們還會這麼做嗎？」她輕輕的呢喃。輕的像是一片風裡的落葉，即使落在地面也揚不起半縷塵埃。

夏宛臻捏緊了那一份邀請函，修剪得宜的彩繪指甲在紙上淺淺壓出一道印子。

半晌，她才站起身。

走到鏡前，氤氳的水氣鋪蓋整張鏡面，連她自己的面容都有些綽影。她伸出食指隨意的在上面一下一下的勾劃著，水霧遇到微溫的指尖便紛紛潰散，只在鏡面上留下一道突兀的水痕。她看著鏡中漸漸清晰的自己，那是一張美麗卻沒有任何表情的臉。她覺得自己像披著張愛玲書中那張華美卻爬滿蚤子的外袍，徒剩軀殼。

洶湧的無力感像潮水一樣撲天蓋地而來，她卻覺得疲憊的不想做任何抵抗。她打開花灑，任憑冷水傾瀉而下，把她一身衣裙浸濕，狼狽地黏在身上。她的脖頸仰成一個怪異的弧度，遠看像一隻瀕死的天鵝。

夏宛臻是喜歡這樣的時刻的，因為似乎只有在這間狹小的浴室和短短的幾分鐘裡，她才有放縱的勇氣，也才能稍稍卸下那樣疲憊的偽裝。

不知過了多久，夏宛臻才慢慢抬起頭來。她凝視著鏡子裡狼狽的倒影，和自己雙眸裡的混亂和瘋狂。驀然，她覺得時間大概會磨平所有愛恨的稜角。記憶中那張臉和鏡中的自己重疊起來，連最初的恨意都有些模糊了。只剩下三月的微風裡，柔軟的一片青草，和她比青草更柔軟的唇瓣。她猛然驚懼，在記憶中盲目摸索，卻發覺連自己都不知道要找尋的到底是什麼。「容媽。」她啞聲唸著，像從喉間擠出來的一個破碎音節。脫口之後才驚覺自己說了什麼。有多久沒有叫出這個名字了呢？她恍惚想著。

夏宛臻看著鏡面上不自覺勾畫出的「宛臻」二字，諷刺的歪了歪嘴角，「宛臻？宛若真實，多貼切的名字啊！」她忍不住自言自語起來。半晌，夏宛臻輕輕的對鏡笑了一下。究竟誰是誰的複製品，其實又有什麼差別呢？

「我會代替妳好好活下去的，我親愛的姐姐。」她說。

她拿起梳妝台上的眼線筆，仔細地在眼角描好淚痣。把被淋的濕透的衣服一股腦兒塞進了洗衣籃，她重新揚起一抹標準的笑容，大步踏出了房門。

「容媽。」剛踏進校門，就聽見一聲呼喚從背後響起。夏宛臻回過頭來，只見晨光中身型頹長的少年朝她走來，面容雋爽，削薄的唇微微抿起，一雙眸子裡似有外千星河閃耀。

她不由得微怔：「子恆。」

「怎麼，暑假一過，容媽就不認識我了嗎？」見她呆愣愣的樣子，男子淺淺的勾起一抹笑來。

夏宛臻凝視著他清俊的眉眼，想起那次在海棠樹下的初見，那時的他也是這般笑容淺淺，在姐姐的介紹下徐徐回過身來，朝她伸出手：「宛臻，你好，我叫傅子恆。」也許就是從那時起，她就像一隻春蠶，明知不可為，卻放縱自己被他溫柔的聲線包裹，作繭自縛。她每每跟在身後，總會看見傅子恆凝視著姐姐的目光，就像她自己看他的眼神一樣溫柔。即使他從不曾開口言明。

直到後來她取代了真正的夏容媽，也許是看見她眼底的神色不再淡漠，他才敢開口說要追求她的吧？夏宛臻常偷偷想：「如果他知道自己告白的人不是夏容媽，會怎麼樣呢？」

只是，她更困惑，如若真的那麼愛，為什麼只因為一顆眼角淚痣的掩飾就不認得了呢？是，她們是很相似，但即使是同卵雙胎，她們的差異，也不僅僅是有無淚痣那麼簡單。夏宛臻忍不住嗤笑了起來，她突然對夏容媽有種說不清的同情。

如是，她朝著眼前正擔憂的望著她的男子揚起一抹明豔的笑來：「怎麼會呢？」，她說。聽她這麼說，傅子恆溫柔的朝她笑，眉眼彎彎。「容媽，你要去美國了嗎？」他邊說邊接過她的書包，熟練的彷彿做過千百次一樣。

她望進他深邃的彷彿可以容納星辰大海的眸子裡，反問他道：「那你呢？你希望我去嗎？」

傅子恆笑著，撫了撫她的髮，低低道：「容媽，我會支持你的一切決定的。」

夏宛臻望著他一如既往般溫柔的面容，心中酸澀之餘，想到當初他望著姐姐的纏綿目光，竟又湧起一股難言的氣憤。她突然很想問問她：「姐姐，到底怎樣才算喜歡呢？即使沒有你，他還是可以同樣溫柔的對別人笑，甚至連我究竟是不是你都認不出來。」她也不知自己是怎麼了，竟為夏容媽覺得不值起來。

但殘存的理智迫使著她逼出一抹笑。「謝謝你，子恆。」她說，像個熱戀中的少女，蹦蹦跳跳的發出銀鈴般的笑聲。語氣和表情都恰到好處的較人挑不出一絲錯來，但她心底卻沒由來的一片空落落的，像遺失了什麼似的。

九月的微風總挾著一股熱氣，夏宛臻看著眼前的教室，恍惚想起她那個優秀的幾近完美的姐姐。在她的陰影下，自己永遠像個拙劣的仿製品。但很久很久以前，她們也曾是形影不離的好姐妹，也曾有一起嬉鬧奔跑過的草坪。只是久到她都忘記了，到底從何時起，她已不再是那個會追在姐姐身後的傻女孩了。

夏宛臻永遠記得，那是放長假前的最後一天，因為剛考完試的緣故，到處都是攜手同遊的小情侶。陽光映著草坪上的露珠，就像鍍上了一層金粉一樣。夏宛臻縮瑟在鞦韆旁的灌木叢間，像個卑劣的偷窺狂一樣，看著自己的姊姊和傅子恆並肩走著。她聽見夏容媽說起她即將開始整理結論的論文：「我真的太開心了，子恆，你能想像嗎？我真的發現了可以有效縮短核廢料半衰期的方法！」她頓了頓，似乎還沉浸在那種不可置信的喜悅之中，「我之前真的對未來挺茫然的，我是說，畢竟我們這種專業的發展就是大好大壞，我一開始真沒想到能研究出什麼的。」

「其實我一直相信你可以做到。容媽，你比你自已知道的還要優秀很多。」傅子恆一如既往地溫和笑著。

逆著光，夏宛臻看不清傅子恆的臉，只聽見姐姐清脆的、銀鈴般的嬌笑聲迴盪在風裡。她仔細回想，竟沒有印象上次姐姐這樣對自己笑是什麼時候的事了。驀地，她竟生出一股想摧毀一切的衝動。那時，她以為是因為自己太過喜歡傅子恆的緣故，但後來當她搶走姐姐

的愛慕者，以夏容媽的身分真正被他攬入懷裡，卻沒有預想之中的怦然心動。夏宛臻想：「也許我也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喜歡傅子恆吧？」

那這一切到底又是為了什麼呢？

夏宛臻有時覺得，自己就像有兩個靈魂一樣，一邊拉扯著想留下最後的尊嚴，鄙視著躲在灌木叢偷窺的自己；一邊明明已認清現實，又貪戀著美好卻不屬於自己的溫暖。

她已經不記得最後自己到底待了多久，只是等到操場空無一人，她起身時渾身都僵硬了。經過走廊前的公布欄時，夏宛臻駐足，她的名字也被印在這片排行榜的很前端。夏宛臻想，很多時候自己明明也不差的，卻只能被迫活在姊姊的陰影下，當天鵝身後永遠遇不到王子的醜小鴨。好像再多的美好，在姐姐的陪襯下，都顯得單薄可笑。

就像當初她填志願時，曾企圖向父母解釋自己的興趣一樣。那張填滿各校中文系的志願單像張廢紙般被拋在地上，母親把一張醫學院分數落點分析推到她面前，朝她說：「考慮一下吧！」，語調並不多強硬，卻帶著不容置喙的堅持。

夏宛臻曾經以為，自己一定會反抗的，但最後她只是抱著書狠狠哭過一場，就默默抄上新的科系志願。她沒有質問，為什麼選讀核工系的姐姐可以得到父母的全力支持。她放棄了比較，因為終於認清自己從來沒有贏過的事實，她想，大概未來也不會了。

所以那一晚，當她頂著暴雨匆匆回到家後，看見姐姐倒在地板上急喘抽搐著，像一尾瀕死的魚時，鬼使神差的，夏宛臻沒有求救，甚至連順手替她拿氣喘藥的動作都懶得饋贈。

就這麼冷冷的，像個俯視眾生的上帝，看著自己的學生姐姐掙扎著、哀求著到絕望，連平時總戴著的黑框眼鏡都狼狽的掉在一旁，摔得四分五裂，夏宛臻的心底湧起一股噬血的快感。夏宛臻故意伸出腳將藥罐踢近她，卻又在她快構著時，狠狠踢遠，反反覆覆。閉著眼，她想，她已分不清當初反覆折磨的究竟是夏容媽還是她自己。但至少那一刻的她很清醒，清醒到可以冷靜的抹去死者瀕死前掙扎的證據，清掉漸漸冰冷的屍體。然後打電話報了失蹤人口，偽裝成一個因為妹妹失蹤而哭得雙眼紅腫的姐姐。

她打電話通知父母「夏宛臻」失蹤的消息時，只在久久的靜默之後得到電話那端的一聲：「知道了。」她想，那一刻她聽見多年來自己自欺欺人吹出的泡泡被戳破的聲音。也許對他們來說，「夏宛臻」只是戶口本上的一個名字罷了。

於是，從那天起，「夏宛臻」這個失敗的仿製品消失了。

她想：「世人也真是愚蠢，竟只憑一顆淚痣的有無草率分辨，根本不曾懷疑就以離家出走為緣由輕易結案。」

清晨的機場，霧氣還沒完全被晨光驅除。林晏拖著一只小行李箱，頭髮整齊的梳成一個螺絲髻高高盤起，高跟鞋踏在機場剛剛打磨過的大理石地面上，敲出一陣節奏輕快的節拍。早已候在一旁的中年男子快步走上前來：「是Legend公司本部的Ms.林嗎？您好，我姓楊，上面指派我全權負責您這次的來訪。」

「楊先生。」林晏不失禮貌地回了一個笑容。「相信您已經收到上面的彙報了，我希望能代表我們團隊了解一下夏小姐的研究成果。」

「是的，我明白。Ms. 林，這就是夏容媽。」男子說著，微微欠了欠身。這時林晏才看到男子身後還躲著一個女孩，她個子不高，一頭柔順的黑髮拖到腰際。也許是太過纖瘦的緣故，她看起來似乎比她應有的年紀更年輕些。但一雙眼眸卻似乎藏著不符合這個年齡的滄桑。

就在她想細看時，女孩朝她笑了起來，「您好，我是夏容媽。」，她說，這時林晏才注意到她的眼角有一顆非常漂亮的淚痣。女孩朝她俏皮地眨了一下眼，然後朝她伸出右手，

「真高興能見到您，Ms. 林可是我小時候的偶像呢！」

林晏非常年輕就成了留美博士，曾發表過的幾篇論文也算小有名氣，因此這些恭維的話於她而言並不陌生，然而此刻卻被女孩眼中彷彿未經修飾的崇拜所收買。於是她真心的回給她一個笑容：「說起來，我還算是你學姐呢！」

林晏回握住女孩纖細的手，她的手心異常冰涼，讓林晏忍不住有種一不小心就會把她捏碎的錯覺。真的很難想像，最近震驚國際的核廢料半衰期縮減方法會是這個這麼年輕的女學生所提出的。

寒暄過後，林晏遂切入正題：「相信你應該也清楚我的來意，這次代表我們公司前來是希望能深入了解一下你所提出的方法可行性。當然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我們將誠摯邀請你加入我們的團隊。」

「既然如此，如果您不介意的話，這段時間可以住在我家，因為我的實驗室就在地下室。這樣應該會比較方便您了解我的研究。」女孩爽快回應。

「當然沒問題。」林晏點點頭，她一向欣賞這樣俐落的做事風格。

接駁車上，林晏望著飛速倒退的行道樹，頭一次對自己離開多年的故土重新產生了期待的感覺。

第二天一早，因為還有些時差沒能完全調整過來的緣故，天濛濛亮的時候林晏就醒了。當她輕手輕腳的走下樓，卻意外發現窗外的陽台裡，「夏容媽」正在澆花。隔著玻璃窗望過去，晨曦撒在她身上，林晏彷彿覺得又看到了年輕時的自己。林晏愉快地揚起嘴角，走了過去。

似是聽到了腳步聲，「夏容媽」回過頭來朝她笑道：「Ms. 林也都這麼早起的嗎？要不要一起澆水？」

也許是被她笑容裡的青春洋溢感染了，一向不熱衷園藝的林晏仍接過她手上的澆花壺。見她答應，女孩笑得更開心了，指著前方的一株月桂朝她說著：「那是我最喜歡的一棵。」

之後女孩又絮絮叨叨地說了什麼她沒注意，但林晏卻感覺這個早晨格外美好，如同新生。

用完早餐後，「夏容媽」依約帶她去地下的實驗室。在玄關的走道裡，是一整面的相片牆，幾乎每一張照片裡都是笑得開心的一家三口。然而就在轉身之際，她眼角餘光被一幅隨意擱置在角落的照片吸引。這是唯一一張有其他人的照片。畫面中多出來的那個女孩竟長得和「夏容媽」幾乎並無二致。

「夏容媽」看見她停駐在這張照片前，便停下腳步朝她解釋：「這是我的雙胞胎妹妹。我

們挺像得吧？」，她頓了頓，才似是有幾分艱難的繼續說：「她在幾個月前失蹤了。」

林晏忍不住抬頭朝她望過去：「對不起，我不知道……。」

「沒關係的。」女孩飛快地打斷她，像要活絡氣氛似的，故作輕快地說：「你看，我們兩個唯一的不同就是我眼角有顆淚痣。」

林晏盯著照片上兩張出奇相似的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感襲上心頭。

是夜，夏宛臻從床上坐起。按了按酸澀的眼角，她已經好幾晚不曾睡好，鏡子裡滿眼血絲的面容連自己都不敢直視。只是每當夜闌人靜，那埋在記憶深處最不願憶起的兩夜又會在腦中清晰起來。她聽見風吹得百葉窗格格作響的聲音，就像那晚一樣。

驀地，一道閃電劃亮夜空，連帶照進沒開燈的室內，映在她唇色淡寡的臉上，她像被驚醒的夢中人般，突然翻身坐起。夏宛臻赤著腳跑到陽台，將一株月桂盆栽連拖帶拉了進來，噴濺進來的雨水和著一點泥土把地板跟她的小腿都弄髒了，她卻渾然不覺。只抱著那盆月桂自顧自哼起了童謠。

半夜口渴下樓倒水的林晏看著「夏容媽」抱著一盆月桂輕輕呢喃著，她恍惚聽見「夏容媽」喚著：「姐、姐。」，而後又哼起歌來。

林晏突然覺得毛骨悚然，她記得「夏容媽」說過她是家中的長女，只有一個妹妹。那她口中的姊姊到底是誰？林晏悄悄走近了一點，想聽清她到底說的是什麼。就在此時，又一道閃電伴著雷聲劈落，這次她聽見「夏容媽」低低喊著：「容媽，容媽。」就著亮光，林晏看見她臉上似還有未乾的淚痕，但當她想再走近時，「夏容媽」已轉過身來。

「Ms. 林還沒睡嗎？」林晏聽見她輕輕問，聲音很溫和，此時聽來卻像夜半的鬼魅。

林晏暗想自己一定是最近鬼片看太多了才會開始產生幻覺。她搖了搖頭，似乎想把心底的陰霾揮去。「我下來倒杯水喝。」她說。

「夏容媽」沒有說話，只是靜靜望著她。

「那，晚安了。」半晌，林晏舔舔乾澀的嘴角，握著杯子的手不安的動了動，有些侷促的轉身。卻仍清晰的感覺到，背後有道視線一路尾隨，刺得她背脊發涼。

林晏匆匆拐進廚房，背抵著門，她想，自己好久沒這麼膽小過了。

搖搖頭，她走回房間重新躺下。然而卻遲遲無法入睡，剛剛看到的詭異畫面像相簿一樣一幀一幀的在腦中回放，突然，林晏坐起身來，她清楚記得自己轉身之前「夏容媽」平靜的面孔上少了那顆過分好看的淚痣。

一陣涼意竄上心口，林晏額上滲出冷汗，渾身汗濕像從水裡撈出來一樣。再顧不得其他，跌跌撞撞的爬起身來往樓下走。客廳已經空無一人，那棵月桂盆栽也被移回陽台擺好。林晏推開紗門，盯著那盆月桂許久，就在她想嗤笑自己太過疑神疑鬼時，一片扁平的玻璃碎片映入她眼中。鬼使神差地，離開前，她順手抓了一抔土。

林晏拉開大門走出去。再轉角處，她拿出手機撥通了一個號碼。

「喂，世均嗎？我想麻煩你幫我驗一驗一樣東西的成分。」陽光下，她凝視著掌心的那抔土。

日子就這樣翻頁似的過著，除了暴雨滂沱的那晚，似乎再沒發生半點不尋常的事情，一切正常的就連那晚都像是林晏自己荒唐的妄想。在她考察即將結束要回美國的前幾天，「夏容媽」敲響了她的房門。

「Ms. 林就要回去了呢！總覺得才剛認識您幾天。」她跑到林晏的床上，理所當然的佔據了半邊床。輕輕的嘆了口氣，像是挺惋惜的樣子。

「欸，不說了，我媽今晚要從大陸回來，她還說要親自煮晚餐為您餞別呢！我們下樓吧？我跟你說，我媽煮的東西可好吃了。」然而下一秒，她又興奮起來，沒心沒肺的好像剛剛說捨不得的人不是她。

林晏沉默看著眼前開心笑著的女孩，遲疑良久才從懷中掏出那天撿到的玻璃碎片。「容媽，這是你的東西嗎？」她問。

夏宛臻回頭，只見一塊玻璃碎片靜靜躺在林晏的掌心。「不，應該說是眼鏡的鏡片才對。」她恍惚想著，覺得自己就像個拙劣的演員，等候觀眾的批判。

一切都變得如此無所遁形。驀然，連陽光都刺眼了起來。

餐桌上的食物都是些普通的家常菜，卻意外的豐盛。

嚐著佳餚，林晏忍不住開口稱讚：「夏媽媽，您廚藝這樣好，您的兩個女兒真幸福。」

夏太太卻突然愣了愣。

林晏被她看得一愣，突然想起了什麼。她有些慌亂起來，磕磕絆絆的解釋：「我是說，您的女兒如果知道您做了這麼好吃的東西一定會特別想家的。」她試圖補救，卻越說越糟。飯桌上有一刻僵硬的安靜。

半晌，夏太太皺了皺眉：「您是說……宛臻？」她喃喃道，像從一場遙遠的夢裡醒來似的。

「夏容媽」見此，連忙朝林晏說道：「抱歉，家母情緒可能還沒緩過來。」

闖了禍的林晏連忙點頭，只求盡快帶過這個話題。

就在林晏以為沒人會再說話時，夏太太突然賭氣般的開口：「離家出走？這孩子從小就是這樣，沒半點像她姐姐一樣省心。不回來就算了，反正我們家也不差她一個。」她的語氣又快又急。

「夏容媽」勉強擠出一絲笑容：「媽，您別這麼說。」林晏卻看見她在餐桌下的手緊緊攥著餐桌布的一角。

夏太太沉默了。

晚餐結束後，夏宛臻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回房間的。

就像她明知道眼淚是無用的，淚腺卻總每每失控。她痛恨這樣軟弱的自己。

「也難怪媽不喜歡你。」她自嘲一笑。

夏宛臻惡狠狠地盯著鏡中精緻的面容，就像很久前她望著夏容媽那張幾乎同樣好看的臉，

卻只想摧毀。

幻影在眼前交錯重疊，她突然一把攫起洗手台上的花瓶，用力砸向鏡面，看著鏡底的那張面孔隨著玻璃碎片四分五裂。缺了口的花瓶無力的翻倒在地面，在滿地玻璃渣裡滾了幾圈後就連著瓶裡今早剛插上水仙一同委頓在地。

她突然疑惑，她恨的人，到底是夏容媽還是夏宛臻？

雙生花，生而原罪，但究竟誰是誰的罪，誰是誰的劫？夏宛臻想，就像她無法讀懂張愛玲華麗的蒼涼一樣，這樣的痛苦窮其一生，連用鮮血都無法告解。

她伸手拾起一塊碎片，就像是要雕刻一塊精緻的藝術品一樣，慢條斯理地朝著鏡中的面龐比劃了一下，似乎在尋找合適的位置下手。

就在此同時，另一個房間裡的林晏接起了一通電話。

「喂，林晏嗎？」電話那端傳來的聲音似乎有些急促。

「怎麼？有結果了？」她問，心底卻無端升起一股不安。

電話那端安靜了幾秒，「林晏，老實說，你能告訴我那天給我的那抔土是哪來的嗎？」

林晏的嘴唇顫了顫：「裡面有什麼不正常的東西嗎？」

「是一些人類的DNA。」對方說到這裡，頓了一頓，才艱難開口：「我想，是死者的DNA。我是說，在這些東西摻到那抔土裡之前，DNA的擁有者就死了。」

突然間，所有蛛絲馬跡都在腦內串連了起來。

手機狠狠砸在地板上，林晏卻管不了這麼多了，她猛地拉開了對面的房門。

地上有一灘蜿蜒的血跡和一地碎了的鏡面。女孩就這麼靜靜地坐在一片狼藉裡，曾經惹人羨慕的臉上爬滿可怖的刮痕，鮮血正順著傷口滴答地落在地板上。

聽見聲響，她抬起頭，朝林晏笑了起來。

數個月後，榮總的精神病院裡多了一名被重度隔離的病人。

大家都說她瘋了，只她知道，自己沒瘋。



中山醫學大學第一屆迴旋梯文學獎 投稿作品表

